四庫全書

史部

端肅奏議卷四

明 馬文升 撰

迴避讎害大臣事

弘治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臣因八月初二日祭祀先師孔子及初三日祭大社大稷在於本部宿歇齋戒二十八日早有臣宅內守門皂隸王順到部說稱今夜四更時分有不知姓名人在於門外叫開門數聲不曽答應

良久聽得門響至天明開看得門上射有大箭二枝入木甚深及問大街口坐鋪火夫亦說前項時分有一騎馬男子再三問馬尚書回家不曾止見往巷内去訖等情臣先訪得本月失記的日在於東長安門外丢有匿名帖子亦寫臣姓名及揑别項重情皆欲害臣性命切念臣本以庸材叨任南京兵部尚書荷蒙皇上嗣登寶位之初首轉臣左都御史總司風紀又命臣提督團營操練軍馬續又陞臣前職臣累蒙皇上莫大之恩誓欲

致身少圖補報况賦性愚直凡事惟務公道㑋怨有所不避且如近日點選團營官軍黜退把總二十餘員令回老家管事該營至今未曾定奪併禁約放債之家不許多取利息逼迫操官在逃或銓選武職減革職事或奪勇士優免戶下差徭臣止知為國為民豈料致有衆怨且衆怨所聚中傷必多考之前代俱有明驗觀其前項二次所為必欲害臣性命可知况臣叨任大臣日逐朝參住居頗遠起身須早豈能一一防避萬一被害臣

之一身固不足惜其實有傷國體而臣下誰敢為國任事此事關係非輕兼臣衰老多病管理部事尚不能任其團營事務尤為繁劇官軍驕惰最易生怨臣實不能兼理伏望皇上憫臣衰疾容臣止管部事免其提督團營臣不勝感荷天恩之至仍乞勅廠衛行事官校併五城兵馬密切體訪前項行兇併投匿名帖子之人務在得獲鞫問明白置之重典庶奸惡之所畏懼而任事大臣不致受害國體不致有傷而治道為之益隆矣緣係

辭免提督團營併禁約奸惡事理爲此具本親齎謹具
奏聞伏候勅旨
弘治二年八月初五日奏
蘇民困以弭災異事
照得先准禮部咨該司禮監太監韋泰傳奉聖旨近日
京城雨水爲災南京又奏大風雷雨之異朕當檢身飭
行祗謹天戒爾文武百官尤當各加修省勉其圖報毋
事因循各衙門政事有闕失當舉行改正的斟酌停當

來說禮部知道欽此欽遵轉行到臣除仰遵聖諭痛加
修省及將本部當舉行改正事宜先行條奏外臣惟天
命人君以出治人君命臣以分治皆所以為民也葢君
非民則無以守其國得乎民則國祚延長失乎民則社
稷衰微故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孟子曰三代之得
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傳曰民猶水也水能
載舟亦能覆舟是以自古聖帝明王英君誼辟未嘗不
以愛民為本而施仁為先也成周傳世三十歷年八百

得乎民心之深耳洪惟我朝列聖相承咸能愛養斯民使得其所深仁厚澤洽於民心故今百十餘年民之愛戴無異成周但生齒日繁地土有限豐收之年尚可度日一遇凶荒輒多餓殍況邇年以來差役繁重科派無度且如京畿之民既有擡柴砍柴人夫每名一年用銀二十一二兩雖曾減去四五兩尚有一十六兩之多又有寄養孳生馬匹京班皂隸各閘閘夫及內府各衙門黄穰苗撞竿等項差辦非止一端每一州縣一年多者

用銀三四千兩少者一二千兩至如通州僱倩接應人夫一年各縣協濟亦用銀數萬餘兩而秋糧馬草不在其數往年全靠多餘地土幫助近被皇親功臣勢要之家占奪已盡民之困苦所不忍言嗟怨之聲盈於道路致災之由恐在於此非獨畿甸之民如是而天下之民皆然又如南京内官監成化年間且奏徑行南京工部坐派南方各布政司銀硃土硃生漆鐵線肥皂各五萬觔共該用價銀二十餘萬兩其他買辦又不可勝計民

困財竭誠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幸遇皇上嗣登寶位以來布德施惠節儉愛民恤刑獄重農事聽賢納諫任賢去邪凡百無益之事悉皆革罷雖古帝王亦不能過宜乎雨暘時若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然而各處猶有天鳴地震星殞河決兩京大水雷雨之災異者此葢天心仁愛示此儆戒正欲皇上仰體祖宗之心以安養斯民以撙節財用以培植國家而鞏固皇圖於億萬斯年也且天下之民固所當愛而畿甸之民尤所當深

愛也今順天等八府之民既有前項徭役又遭此水患加以秋收無望即今已有缺食流移者冬末春初必須賑濟若徭役不減照舊徵收是所濟者不及十之二三而取於民者十之八九内而饑寒切身日無所給外而嚴刑峻法日加捶楚隨濟隨追欲民之不逃亡不餓死豈可得乎其追陪馬匹抬柴夫役已該兵工二部覆奏暫且停追外其餘科派徭役尚多若不通行查勘痛加減免不惟逃亡饑死又恐致有意外之虞自古人君欲

回天意而弭災變必先愛民而節財用如蒙伏望皇上
法成湯之子惠困窮思周文之惠鮮鰥寡乞勅户部速
行巡撫直隸都御史轉行順天等八府除糧草外各將
本府所屬見今一應買辦歲辦併各項徭役共若干項
每項用銀若干兩通共用銀若干兩作急具奏候奏報
之日該部會同各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六科十三
道從長計議某件合當暫且停免某件合當量為裁減
中間果係内府緊關合用之物者該部支給官錢買辦

送用仍通行浙江等十三布政司並南直隸應天等府今後每年終將奉到兩京各部勘合坐派所屬一應買辦物料及歲辦之物備開件數併該用價銀數目備細具奏仍照前會官計議當裁減者奏請裁減當停罷者停罷永為定例内外諸司衙門敢有故違擅自朦朧具奏增添者許科道官指實劾奏究治仍乞勅户部預先區畫賑濟被災州縣饑民錢糧以備臨時之用併將各免糧草作急定奪蠲免庶使民困少蘇天意可回矣災

異可弭而祖宗之鴻業可以保之億萬年而不替矣臣叨居大臣同國休戚覩兹災異義所當言不敢緘默緣係恤民弭災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弘治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申明舊章以正罰俸事

伏覩大明律内一欵凡祭祀及謁見園陵若朝會行禮差錯及失儀者罰俸錢半月欽此又伏覩大明令内一欵凡民官月俸錢米相兼罰俸止罰俸錢軍官月俸全

米如遇罰俸合與民官一體扣筭追罰俸錢欽此此我
聖祖立法蓋因文武官員凡有小過輕犯不即加罪止
是罰俸而又止罰俸錢猶存俸米使之得以養其妻子
不至失所情法兩盡其仁愛優恤臣下之心雖古帝王
無以加矣但令內所載年久未曾申明近年以來文武
官或有大小罪責荷蒙朝廷寛容罰俸有一月二月者
有四月五月者戶部行令將月俸不分錢米盡行住支
況邇因水旱災傷倉糧數少即今各官月俸止支本色

米三分折色錢鈔七分若不分錢米全不關支妻子無所養贍未免啼饑大官猶可小官何以度日誠非聖朝頒祿養廉古者既富方穀之意也恭惟皇上嗣位以來凡事法祖一應舊章悉皆舉行天下臣民不勝慶幸如蒙乞勅戶部遵依大明令內所載事理通行在京大小衙門今後凡奉欽依罰俸者止將月俸折色銀鈔照數住支仍存本色養贍妻子庶祖宗舊章得以昭明罰俸官員感蒙惠澤臣叨任大臣事干國體職所當言者不

敢緘默緣係申明舊章以正罰俸事理未敢擅便謹題

請旨

弘治二年十月　日題

勤恤小民以固邦本事

臣聞天命人君居大寶之位享天下之奉所以為民也

人君簡賢任能分布庶位亦所以為民也葢民為邦本

本固邦寧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宗社之安危繫焉

故古之聖君良臣未嘗不以安民為務若民有未安則

愁嘆嗟怨自足以名水旱之災致非常之異欲致雍熙太和之治而保天下之無虞葢亦難矣故臯陶告舜曰在安民孟子之美文王曰視民如傷易曰節以制度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葢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者必先於節用也然則有天下國家而為人民之主者豈可以不恤乎民哉仰惟皇上聰明睿知文武聖神曩在青宮已勤聖學既登寶位尤篤力行所以於帝王傳心之法得之已深而帝王致治之要行之已效宜

乎雨暘時若天地位育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然而近年以來各處水旱蟲蝗晝晦地震是皆災變之大者非皇上仁民之心有未至盍天心仁愛示此災異欲皇上側身修行戒謹恐懼節儉愛民以隆祖宗莫大之洪業於億萬斯年而不替焉耳皇上亦當仰答天意思繼祖宗克勤克儉而愛乎民焉臣謹以民之困苦言之且如河南山東南北直隸府州縣每年該備用馬二萬匹每馬一匹用銀一十五兩共該銀三十萬兩惜薪

司砍柴抬柴等項人夫一年共用銀三十萬兩京班皂隷六千七百餘名該柴薪價銀八萬餘兩通共該銀六十八萬兩及各王府郡王將軍郡主郡君等位生者蓋造府第薨者修理墳園及祭祀等項又該銀數萬兩而買辦採辦秋夏稅糧水馬驛站又該數百萬兩且天下之生財有限不在官則在民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徵年年如是欲民之不困財之不竭豈可得乎民財既竭一遇水旱災傷流移死亡餓殍盈途所不忍言加以官

吏之貪酷惟知催科之緊廹小民困苦無所控訴嗟怨之聲上徹於天災異之名實由於此况近來内府各衙門坐派諸色物料供應牲口等項較之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十增其三四該部依數派去有司徴收急於星火北方之民别無恒産止是種田既要完納糧草又要備辦科徴收成甫畢十室九空啼饑號寒比比皆是即今河南山東陜西山西及南直隸揚州等府俱被旱灾又多蝗蝻生發加以官府追徴遞年拖欠錢糧及買辦等

項小民變賣田産已盡計無所出逃亡數多倘來春青黄不接所在倉廪空虚無所賑濟其勢必至人自相食而意外之虞難保必無賑救之儲不可不預爲之備伏望皇上上思天命之眷顧祖宗之付託下念小民之艱難法成湯之子惠困窮體文王之懷保小民凡百用度務從儉約無益之費量爲減省及乞勅内府各衙門今後凡派出合用營造物料務要會同該部計算各庫曾有會無合用若干方纔奏行該部斟酌合該司府地方

有無災傷分派前去依數送納不許似前多派一槩具奏若有故違雖奉有欽依該部亦要明白覆奏減去亦不許依奏分派累及小民仍乞勅該部將前項果被災地方一應拖欠錢糧併買辦採辦等項物料暫且停止果係内府緊關合用之物許借支官銀買辦應用其在京各衙門大小官員皂隷係補助俸糧不及難以停止亦暫派江南王府頗少併無南京各衙門皂隷去處十分之三不必令人前來止照例總解柴薪價值自弘治

四年為始候豐收之年照舊分派原僉去處應當十分災傷去處戸部仍豫先差官前去整理賑濟錢糧若臨時前去人民逃亡餓死已多不無緩不及事其該追虧欠倒失馬匹亦暫免追補備用之數災重去處暫減三分明年收成之後仍前補解再乞請勑各該巡撫都御史將所屬州縣一應科差當停止者徑自斟酌停止當具奏定奪者明白具奏凡可以蘇小民之困若聽其便宜處置所屬官吏果有恣肆貪酷的為民害者就便黜

罷勤於撫字深得民心者量加旌異及督令布按二司分巡分管官員務照都察院奏准事例常川在於各管地方禁革奸弊訪察民隱區畫倉糧撫恤流移凡有一切不急之務不許擅自興造一應公移債負不許擅自逼追一夫不許擅役一毫不許擅科大小詞訟不許濫受以致監禁人難分巡分管官敢有故違事例不時回司延住坐視民患者許巡按御史指實參奏究治仍行在京大小衙門官員各要敦尚節儉不許過為奢侈庶

民困少蘇天意可回而災異可弭矣臣本庸材叨居重任幸遇皇上堯舜之君過蒙委任之隆聞兹災荒若不以小民艱難困苦之狀繫國家安危之機懇懇爲皇上言之萬一民窮盜起釀成大患誠有以負皇上知遇之隆而貽國家無窮之憂義同休戚罪實難逭伏望皇上俯賜施行天下幸甚生民幸甚爲此具本親齎謹題請

旨

弘治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大祀犧牲事

臣惟國家大事莫重於祀天地享祖宗而祀享之物莫先於犧牲必犧牲之純潔肥腯方可以感天地之降格而祖宗之歆享也故詩曰秋而載嘗夏而楅衡蓋言夙養犧牲以防抵觸傷損皮毛以致犧牲不潔而不能感格乎神靈也臣曾與看牲之列往年看得犧牲所所養大祀牛羊猪隻每牲各混一處糞尿深厚或互相抵觸傷其皮毛蓋由本所官員不知養牲之法太常寺官又少

嚴於提督以致如此彼時祀期將近人不敢言雖言亦不及事所以一向因循及訪得大祀之牲除牛羊係派有司買辦外其猪隻俱係抽分小猪送去犧牲所喂養備用糠糟又不真正所以多有瘦小不甚肥腯且奉先殿祭祀並光禄寺供用之猪俱係坐派有司買辦今大祀之猪郤用抽分之數恐有以負聖天子敬天地祀祖宗之誠意也如蒙乞勅禮部會同太常寺堂上官計議將犧牲所所養大祀等項犧牲用何法拴繫喂養不使

似前抵觸傷損皮毛及糞尿汙其牲體務令肥腯潔淨

仍將大祀並太廟社稷所用猪隻行移戶部支給官銀

預為買辦毛色純全猪隻送赴犧牲所用心喂養以備

應用其餘常祭仍用抽分之猪大約每歲不過用銀二

千餘兩臣叨任大臣覩茲重事義所當言為此具本親

齎謹題請旨

弘治三年十月　日具題

乞恩終制事

准本部咨該臣咨稱繼母趙氏於弘治四年　月
日病故臣係親男例應守制所有本部印信合應咨送
收掌等因備咨具題節該奉聖旨馬文升着奔喪去葬
畢即回任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備咨前來切念臣受繼
母訓誨之恩愛實深無以為報茲聞去世哀苦不勝得
終三年之喪庶能報其萬一今奉恩命哀感交增在古
雖有奪情之例多在金革之時今四夷納欵邊境寧謐
伏望皇上容臣終制服滿即當赴京罄竭犬馬之勞少

效涓埃之報爲此具本令孫男馬顗親齎謹具奏聞伏
候勅旨
弘治四年正月二十日奏
乞恩終制事
臣繼母趙氏於弘治四年　月　日病故本月二十
二日聞訃移咨本部具題節該奉聖旨馬文升着奔喪
去葬畢即回任欽此續該臣奏乞終制節該奉聖旨欽
受軍務重託今夷狄進貢邊境有事豈宜終制所乞不

允還馳驛去限三個月回任欽此又該臣奏乞終制節該奉聖旨卿奔喪事已處置定了不必固辭欽此臣於本年二月初七日離京本月二十五日到家為因地方艱難修墳人夫未到四月初九日方纔穿壙十九日殯葬臣母已畢赴京間臣素有脾胃之疾哀毁勞心前疾舉發飲食減少日漸衰羸恐稽嚴限切念臣荷蒙皇上厚恩擢掌兵政委任極隆誓欲捐軀以圖報稱今遭繼母之喪禮宜守制仰蒙皇上令臣奔喪嚴限赴任臣累

乞終制未蒙俞允比蓋皇上勵精圖治人惟求舊之意但天經地義莫尊乎親降衷秉彝莫大於孝仰惟聖朝以孝治天下今時無金革之事臣冒奪情之命恐虧孝理而來物議況終制不過三年報國尚有餘日伏望皇上俯從愚衷容臣終制候服滿即當赴京罄竭犬馬之勞少效涓埃之報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為此具本令孫男馬奉親齎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弘治四年五月　日

端肅奏議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端肅奏議卷五至七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庶吉士臣吴裕德

謄録監生臣孟照

端肅奏議卷五

明 馬文升 撰

豫祈雨澤以冀豐年事

伏覩皇明祖訓一欵凡每歲自春至秋此數月尤當深憂憂當在心則民安國固所憂者惟望風雨以時田禾豐稔使民得遂其生如風雨不時則民不聊生盜賊竊發豪傑或乘隙而起國勢危矣欽此大哉聖祖之心乎

至哉聖祖之訓乎其仁民保國貽謀防患之意可謂深且遠矣誠為聖子神孫所當恪守而遵行之也仰惟皇上嗣登寶位六載于兹奉天勤民無所不至法祖圖治罔有怠荒前此數年三辰順序百穀用成民安其生奈何去歲蘇松杭嘉等府雨水爲災山東河南懐衛彰德地方荒旱秋穀少收百姓缺食逃亡相繼荷蒙皇上勅令廵撫官及遣廷臣前去賑濟民頗獲安今訪得山東河南北直隷山西大同宣府遼東去歲一秋無雨三冬

少雪和煖如春愆陽太過今春雖有雪雨三二次止可浥塵未深入土二麥已種者日見枯萎穀豆未播者尚猶待雨若春種之失期則秋收之無望國賦何從而徵民生何由而遂又恐濟寧一帶閘河無水糧運不通有誤國計況今天下民困財竭兵食不足意外之虞難保必無事之可憂莫重於此誠有如聖祖之所訓矣且雨暘不時旱澇爲災固氣數之使然亦人事之所感召也故殷湯遇旱而以六事自責周宣遭旱而靡神不舉側

身修行惕勵憂勤卒感天意之回轉災爲祥邦本攸安
而國祚綿遠是人事之盡而有以勝其氣數也伏望皇
上節財用以隆儉德開言路以來直諫益崇堯舜之正
道益却異端之邪術遠法殷湯近遵祖訓風雨不時而
恒憂於心軍民未安而常切於念則誠通於天感召和
氣雨暘自若年穀自登而民生豈有不遂者哉仍乞頒
給內府香帛翰林院撰祭文禮部分投差人齎赴各該
巡撫官員無巡撫處就令本布政司掌印官員支給官

錢買辦精潔祭物親詣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神虔誠
致祭用祈雨暘時若以昭皇上憂民之意臣叨任大臣
同國休戚事所當憂豈容緘默爲此具本親齎謹題請
旨弘治六年二月十八日具題

潔淨皇城門禁以壯國威事

車駕清吏司案呈照得本司官員奉本部劄付輪流差
委不時點閘皇城四門及各鋪守衛官軍看得北安東
安西安門外被人作踐十分不潔三面糞土高於門基

若遇大雨水必內流恐與門基相平又恐年復一年習以爲常作踐益甚外面益高門基益下以外欺內尤非所宜又看得西安門迤北皇城墻下更鋪門牕多被人偷去墻壁亦多損壞又看得東西長安門外各有磚砌大街磚多被人偷盜或年久破碎止存土街其下又被大小車輛經行風吹水衝旁低數尺一遇大雨積水如河有碍人行其皇城下亦被沙壅甚高或低下數尺東長安街與會同館相通凡百夷人入朝俱從此過亦多

損壞不整及東西長安二門外通水溝渠年久淤塞水不能行亦非細故本司職專㸃視門禁理合具呈乞爲具奏修理潔淨等因恭呈到部洪惟我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營造宫殿規模宏大誠有以壯中國之氣象而聳天下之觀瞻也初成之後内外禁例甚嚴無敢輕易作踐者經今八十餘年舊例廢弛守門官軍罔肯廵視任人作踐以致如斯其東西長安街往年工部亦曽建議要行用石修砌但被浮言所阻况自古稱帝都之盛

者必曰長安今長安街坍塌如此誠非盛世所宜千金之家門有糞穢亦必掃除墻垣損壊亦須修整况皇城四門豈宜如此如蒙乞命內官監老成太監一員會同工部堂上官帶領諳曉風水陰陽人員逐一看視果如該司所呈如無禁忌趂今天氣晴明先將北安東安西安三門外堆積糞土當平去者平去當整理者整理水溝當疏濬者疏濬更鋪當修補者修補務要外與內平不致相欺立為乆遠之規毋再令人作践其東西長安

街道須用石砌方可經久仍乞勅各官逐一計議合用石料若干工部先行措置停當候今年秋後借倩操軍及在京火夫併工修砌速爲完畢庶使禁門潔淨國勢尊嚴緣係修理潔淨皇城門禁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弘治六年四月初九日具題

釐正祀典事

載考帝舜紹堯之後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葢每州必封表山之高大者以爲一州之鎮如五嶽五鎮之神

東封泰山爲東嶽在今山東泰安州沂山爲東鎮在今
青州府臨朐縣南封衡山爲南嶽在今湖廣衡山縣會
稽山爲南鎮在今浙江會稽縣西封華山爲西嶽在今
陜西華陰縣封吳山爲西鎮在今隴州北封恒山爲北
嶽在今大同府渾源州封醫巫閭山爲北鎮在今遼東
廣寧衛中封嵩山為中嶽在今河南府登封縣封霍山
為中鎮在今山西霍州又封四海四瀆之神東海之神
在今萊州府南海之神在今廣東南海縣西海之神在

今蒲州北海之神在今懷慶府濟源縣誌載以其濟水源通北海故祭於此淮瀆之神在今南陽府泌陽縣江瀆之神在今四川成都府河瀆之神亦在蒲州濟瀆之神亦在濟源縣三代而下歷秦漢隋唐俱於原封之山致祭至五代失其河北之地宋有天下未能混一北為契丹所有後以白溝河為界所以祭北嶽恒山於真定府曲陽縣俗傳有飛來石之說不知祭醫巫閭山於何處葢宋建都於汴而真定在汴京之北是亦不得已權

宜之道也迨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建都金陵覩真定遠在京師之北所以因循未曾釐正迨我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而真定府却在京都之南當時禮官亦未建明猶祭北嶽於曲陽縣惟北鎮仍祭於廣寧若以為北嶽原在真定則周禮載恒山為幷州之鎮在正北我朝一統誌亦載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即北嶽以此觀之則北嶽當在渾源州為無疑矣今本州北嶽廟址猶存故老猶能相傳我朝洪武初定嶽鎮海瀆

之神削去歷代褒加之帝號真可為萬世之法獨北嶽猶祭於帝都之南非其故封之山誠爲闕典臣非禮官考據未真但係國家重事不可不為釐正如蒙乞勅禮部再加詳攷如臣所言為是明白具奏行移山西並大同廵撫官員候時年豐稔措置錢糧於渾源州恒山舊址去處修葢北嶽神祠務在不侈不隘若舊殿猶存不必從新葢造止可修葺工完之後有司具奏更乞勅翰林院撰文勒石豎廟以垂永久今後凡祭北嶽之神於

此行禮庶數百年之闕典得以正於今日而我朝之盛
事亦可昭於後世矣緣係考究神封以正祀典事理未
敢擅便謹題請旨弘治六年七月十七日具題

慎守備以防不虞事

切惟南京祖宗根本重地陵寢宮闕之所在百官衙門
之攸存永樂洪熙年間俱命皇太子監國至宣德年方
命武職重臣與老成太監守備後又添協同守備武臣
併叅賛機務文武各一員無非欲修飭武備總理機務

統攝人心而防不虞其任至重而不輕也明矣自來四處操練軍馬操江船者在於上新河大教場與神機營俱在城南小教場在於城內不知比先何等武官坐營管操近年以來有係指揮坐營管操者間有都指揮都督者其守備內外官員止是每年春秋二次親詣各教場閱視軍馬所以軍馬未甚精强其各門守門官員亦不十分嚴謹臣昔年亦嘗在彼叅賛機務所以備知其詳心甚驚惕況南京城內城外四方逋逃併趂食等項

百種之人俱集於此門禁之寛嚴軍馬之強弱無不知悉矧居大江下流而上有荆襄武昌豫章俱係重鎮自古必命重臣鎮守其地正以屏蔽金陵且如近者荆王因居上流乃敢潛蓄異謀使其異謀果成順流而下南京城中無備倉卒之間何以支持事之可憂莫大於此幸而天佑國家殲彼凶殘早為敗露今四方水旱災傷民財困竭奸凶之徒難保必無而所在兵食又多不足任南京守備之責誠宜日夜關心而嚴為預防也預防

之道修武備謹門禁察奸宄爲先此非臣之過慮實亦職任當爲近南京神機營小教塲闕坐營官管操至今半年之上不見具奏補官不知軍馬付之何人管理誠恐闕官日久武備廢弛如蒙伏望皇上以祖宗根本重地爲念以思患預防爲慮乞降勑南京守備内外官太監陳祖生蔣琮鄭强太子太傅邸國公朱儀協同守備懷柔伯施鑑參賛機務南京兵部尚書倪瓚自今各要同心戮力彼此協和操練軍馬振揚威武嚴謹門禁防

察奸宄照依在京提督太監總兵事例不時輪流親詣各教場提督操練務使軍馬強盛威武奮揚門禁謹嚴關防詳密足以懾服人心而潛消奸宄紓九重南顧之憂保國家萬年之業其於委任斯無所負其神機營併小教場坐營官亦須查照本部原行事例作急推選官員具奏前來以憑上請定奪庶先事有防而後患自弭矣緣係請勅南京守備重臣慎機務以防不虞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弘治六年九月初六日具題

祛除邪術以崇正道事

臣訪得東嶽東鎮西嶽西鎮中嶽中鎮北嶽北鎮等祠廟俱有御用監太監陳喜太常寺卿鄧常恩安造石函一座周圍俱有符書內放泥金書寫道經一卷金銀錢數個各色寶石十數顆五穀各一升似乎魘鎮之法及有外官所撰皇帝遣御用監太監陳喜致祭于東嶽泰山等神祭文石碑一座臣切覩歷代竝我朝故事凡改元之初竝因水旱災傷朝廷命翰林院撰寫祭文分遣

廷臣前去致祭五嶽五鎮四瀆四海之神祭畢所在官司就將祭文刻于石碑以昭盛典並不曾有遣內臣令在外官撰寫朝廷祭文致祭五嶽等神事例雖秦皇漢武之封禪亦未有於五嶽等祠廟安置石函之理前項二事俱屬不經此皆鄧常恩淤逞邪術熒惑先帝所致今鄧常恩等已置憲典前項石函石碑若不除去不無取譏將來貽笑後世有虧先帝聖德如蒙乞勅河南陝西山西山東遼東各處巡撫等官將前項嶽鎮等廟但

係陳喜鄧常恩安造石函並所立石碑俱各拆毀仆倒磨去文字其原安金銀錢寶石并道經差人齎進赴京庶免後世之譏以塞將來之釁臣叨任風憲大臣苟有所見事干國體不敢緘默謹題請旨弘治元年　月

日題

申明律意以弭盜賊事

切惟為治莫先於德教輔治莫先於刑罰非德教無以化導乎人心非刑罰無以懲戒乎奸宄故在帝舜之世

契敷五教而臯陶典刑以弼其教是知自古帝王之御天下未有舍此而能致治者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當殘元入主之後法度廢弛之餘以為刑乃輔治之具不可不明首命大臣更定新律以一人心又命刑官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垂法萬世其勸善癉惡之意無以加矣且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十惡十惡之外而情莫重於强盜何則强盜之行執兵持刃生殺在乎掌握劫財姦淫操縱隨其意欲比之叛

逆之徒相去不遠所以强盜條云凡强盜得財不分首從皆斬例該決不待時所以禁暴去惡懲奸止亂而輔治者也祖宗朝凡錦衣衛捉獲强盜綁赴御前引奏者俱奉綸音三法司錦衣衛午門前當時會問明白隨即具奏奉有欽依刑科三覆奏就行處決或有不待三覆奏而處決者所以良善者知所勸奸惡者知所懲典刑既正盜賊屏息至天順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該司禮監官傳奉英宗皇帝聖旨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自天

順三年為始每至霜降後但有該決重囚着三法司奏請會多官人每從實審録庶不寃枉永為定例欽此葢專指律該秋後處決重囚臨決之際恐有寃枉故令三法司會多官審録即古帝舜欽恤大禹泣辜之心也恐强盜重囚不在其内且强盜既該決不待時縁何監至秋後處決因有前該傳奉欽依所以一向因循但係强盜不分贓之多寡情之輕重俱監至秋後與秋後處決之囚一同會審比及會審之時十死七八存者監禁日

久翻異原情能言者俱作矜疑情雖重而不決柔弱者俱作無詞情雖輕而行刑况處决之際因是囚衆多至日晩或至更深人多不見甚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之義且情犯有輕重故行刑有遲速今常若如此則自此終無決不待時之强盗矣是强盗與鬬毆殺人者爲無異矣又非歴代制律懲惡之意欲强盗之息得乎如蒙伏望皇上今後凡錦衣衛官捕獲强盗綁赴御前引奏者乞照先朝故事勅令三法司錦衣衛堂上官於午門

前會問明白追有贜仗擬罪如律俻由具奏奉有欽依刑科覆奏不必監候隨即處决中間果有情可矜疑者亦要明白上請定奪或有寃枉亦與辯明其法司徑問强盜及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免犯務在鞫問情犯明白贜仗真正毋撓於執要毋拘於成案發大理寺審擬合律類奏奉有欽依者刑科覆奏亦就處决庶有以正邦刑而懲奸惡息厲階而安良善其律該秋後處决重囚照舊會審恭惟皇上寛仁慈厚實同舜禹而臣猶以此

言進者葢此時強盜恣肆刼財殺人全無忌憚比之往年大有不同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往往有之若不將強盜兇徒依律不時處決則恐厲階自此而生將來有不可制之患矣況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帝王之盛事也強盜有犯不時處決餘賊知警是辟以止辟之意也葢兵刑二事每每相須惡之小者以刑治之而有餘惡至於大雖兵加之而無益矣臣叨掌邦政弭盜安民乃其職任苟有所見事干國體不敢緘默緣係申明律意以

弭盜賊事理未敢擅便具本親齎謹題請旨弘治七年
五月二十七日具題
添巡撫以保安地方事
職方清吏司案呈切惟制治貴於未亂保邦在於未危
葢治亂安危相爲倚伏自古帝王謹於未然而不救於
已然謹於未然者易爲功救於已然者難爲力昔伯益
之告帝舜亦曰儆戒無虞而終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
王是皆制治於未然之意也我朝自宣德年間各地方

添巡撫官員或都御史侍郎以節制三司即古三監之意也比時惟河南山西陜西南直隷蘇松等府設有廵撫官其餘布政司止是不時差遣大臣廵視或一年二年而回所以三司官員互相因循府司官員惟知貪利以致福建賊首鄧茂七浙江賊首葉宗劉廣東賊首黄肅養倡爲亂階多者數萬少者數千僣號稱王攻刼城池殺擄人民地方騷擾爲之不寧者數年其廣西貴州苗蠻因而為亂朝廷命將出師方克剿平彼時兵食尚

足人民富庶未甚費力近年以來宗室位多冗官太濫加以水旱相仍科派無極所在倉廩空虛軍士乏糧城池坍塌武備廢弛守門者皆老幼之卒操練者半羸之輩如湖廣桂陽縣被賊百十人進城如入無人之境江西贛州府地方流賊數百劫掠十數餘日至今未曾捕獲福建武平廣東程鄉縣賊盜尤甚倘或哨聚日久為患非輕其浙江大戶之家或爭私忿各聚人衆相殺數日有司莫敢禁治誠非治世所宜若非添設巡撫官

員早為整治將來之患有不可測今江西已添廵撫官一員但止管南贑二府及福建汀州府廣東韶州南雄湖廣郴州一帶不預民事三司官員未聽節制難以行事查得本部先嘗建議要於福建浙江添設廵撫官員未蒙命允今日之勢又非前數年之比矣應合早為處置案呈到部臣等切詳民貧盜起理勢自然各處災異迭見已非一日恐象不虛示必有其應臣等職掌兵政天下安危所係若不彌之於早萬一有事臣等萬死何

足以贖伏望皇上以地爲重乞勅吏部會同本部推舉練達老成剛柔兼濟官二員爲都御史巡撫浙江福建地方專一撫安軍民緝捕盜賊禁貪殘除奸弊修理城池整飭武備措置倉糧操練民兵凡事與鎮守内臣計議而行大意以弭盗安民為本其江西都御史金澤就令巡撫江西多在南贑二府居住仍兼管廣東韶州南雄二府及湖廣郴州桂陽一帶候命下之日各另請勅行事緣係添設巡撫官員以安地方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旨

端肅奏議卷五

端肅奏議卷六

明 馬文升 撰

災異事

准本部咨該准禮部咨前事該廵撫湖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恪題據湖廣布政司呈據長沙府申據善化二縣申切照本縣地方自弘治八年二月以來天雨不降高阜去處未曾𣂏耕即今苦竹開花實如麥米楓樹

生李實黃連樹生黃瓜苦蕒菜開蓮花七日方纔凋謝備由轉呈到臣會同巡按監察御史鄭惟恒議得凡物之生各有常性今當地方旱沴之餘土木併興之際而山林園囿草木多開異花生異實戾性之常厥妖甚異斯固徵臣失職之咎亦由民力難堪怨聲沸騰有以致之也除洗心滌慮思過補愆及行都布按三司一體痛加修省等因具奏抄出該本部備查近年以來天鳴地震星殞如輪冰雹屢降天火時發夏霜隕禾等項災異

歴考傳記以詳厥罰上請皇上修德以弭天意及要行兩京文武羣臣各竭乃心殫乃力勤臣職以奉朝章修人事以回天意期交盡乎修弭之道用少裨於宵旰之憂凡事關乎治理聽條奏以舉行等因具題節該奉聖旨是弭災之道在修人事事關朕身的當自舉行爾兩京文武羣臣并各處鎮廵三司等官尤當痛加修省勉盡職務共回天意毋事虛文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除痛加修省勉盡職務及本部合行事宜另行條奏外臣聞

上天以生物為心人君以子民爲責故自古帝王之治天下未嘗不以養民為本以順承乎天心蓋天下之安危係生民之休戚而生民之休戚又係乎安養之何如耳民得其養自然飽食煖衣向仁慕義雖有變故卒保無虞而國祚靈長民失其養則賦重役繁愁苦嗟怨遇有小釁遽至離心而國勢寖弱成周嬴秦足可為鑒後之有天下國家而為斯民之主者烏可不加之意哉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知保天下在得

民心故惓惓以安養斯民為念立綱陳紀無一政而不在於養民發政施仁無一事而不寓乎仁愛貪官汚吏之害吾民者必重置於法豪宗巨族之殘吾民者必大治以罪列聖相承率遵是道所以百餘年來海内晏然災異少見民之感德浹於骨髓淪於肌膚無異成周之世也仰惟皇上嗣登寶位愛民之心實同乎舜禹仁民之念遠繼乎祖宗無一令之不善無一政之或乖宜乎兩儀奠位而萬姓咸若三辰順序而百穀告成夫何近

年以來乃有前項禮部所陳各處奏報災異數者之中惟地震一事攷之前代固有震者未若今日連年震之不已而海內俱震草木之妖固不能無未見今日併生一府又在同時此皆災異之甚者且變不虛示必有其應由人事乖於下斯天變應於上然而致此者固皆臣等不職所致實由賦重役繁小民不得其所之所感召耳何以知之什一而稅古之常制今之田畝十稅八九且宣德正統年間宗藩位少武職未多江北布政司稅

糧撥付邊方京倉上納者每石價銀不過五六錢多係
布絹之類來京糴買未嘗專要銀兩而有司倉存收者
俱收本色其運之數十之四五近來宗藩位多武職太
濫邊務方殷祿米去其大半小民之糧盡數改撥京邊
二倉上納每糧一石少則用銀八九錢多則用銀一兩
一二錢俱要煎㨿淨銀豐年用糧八九石方得易銀一
兩歉年則借取富室收後加倍償還間有空閒地土又
被各王府及勢要之家占為莊田催租之人百般科害

控訴無門往年京師倉庫錢糧易於上納邇年使用之錢過於所納之數若至絲綿花絨闊布大絹一切物料交納尤難非經攬頭小民不敢上納所以在京米糧雖賤價值日增每一布政司該徵銀百萬餘兩而備用馬價抬柴夫役京班及司府州縣官柴薪皁隸驛遞馬驢船隻又該銀數十萬兩而買辦顏料織造緞疋供用之物不在其數江南兌運京倉并各衙門糧米運至京師者每正糧一石亦該二石之上甚至三四石者今年如

是明年亦如是歲歲如是無有了期桑棗鬻之已空而
絲絹猶徵田畝賣之已盡而税糧猶存逃亡人户税糧
併於見在人户代納收成已畢而枵腹啼饑者比比皆
是隆冬墮指而赤體號寒者處處皆然衣食不足罔知
禮樂風俗日見其澆漓人心日滋其奸偽子習其父習
以成風弟毆其兄恬不為異究其所由社學久廢人不
讀書以致如斯賦重困民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好逸惡
勞人之常情古之帝王遂民所欲令天下之民河南者

因黃河遷徙不常歲起人夫五六萬每夫費用盤纏銀一二兩逐年挑塞歲以為常近因河決張湫有妨運道欽命内外大臣往彼修築又起河南山東人夫不下二十萬所費錢糧不可勝計皆出自小民膏脂江南蘇松等府挑濬河道亦曾起人夫二十萬即今南北直隸河南山東沿河沿江燒造官磚及湖廣前後修益吉興岐雍四王府該用人夫匠役不下五十餘萬江西前後修盖益壽二王府今山東青州修盖衡王府二布政司亦

該用人夫數十萬先修者三年之上尚猶未完後修者方纔興工先後用銀豈止數百萬兩今兩廣用兵民之供運軍餉者又不知用夫幾何山陜二西人民供給各邊糧料終歲勞苦尤甚他方及僉派天下各王府校尉厨役齋郎禮生每當一名不數年必致傾家蕩産且洪武年間封建諸王惟秦晉等十府規模宏大壯麗將以懾服人心以固藩籬其餘諸王府俱各差減蓋恐費民財而勞民力也永樂宣德年間亦皆如是以後年間修

葢各王府方纔寬大宏麗一府有修葢二三次者北方府州城濶民稀拆毀軍民房屋不致太多今江南府分多有依山順嶺傍河臨江城小人稠自唐宋以來未曾封王軍民居住相傳數代生齒日繁今閧差去内外官員止照北方王府周圍墻垣丈尺及起葢軍校營房有將軍民房屋拆毀十之二三者甚有拆去四五分者斬山平地多傷風水軍民蕩析其居無所歸着訴告之言盈於道路嗟怨之聲徹於上穹加以做工人夫暴露日

久萬一積怨恐生他虞即今在京各項工程亦衆操軍連歲少休多有累及逃亡及在外司府州縣幷各邊總兵等官非奉奏准明文擅動軍民修葢不急衙門非禮祠廟及耕種自己田土做造私己器皿者亦多裏河一帶直抵南京平昔俱有聽撥拽送馬快船隻等項人夫近因三次親王之國預備接應人夫又不下數十餘萬聽候日久飲食不足尤爲困苦役繁民困未有甚於近歲者也賦重役繁二者併行則民力豈有不困民財豈

有不竭欲望遂其生養豈可得乎民既流離困苦不得其養則上天生物之心有未遂矣人君子民之責有未盡矣灾異之來未必不由於此賦稅之重勢至於斯固不可已但價值亦當少減工役固不可已緩急亦不可不節王府之修固不可不加宏麗亦不可不計地之廣狹而斟酌損益此等事情關繫甚大若不早為處置誠恐年復一年上恬下嬉灾異之示或不可弭而意外之虞難保必無合無通行各處鎮守巡撫總兵并都布按

三司官員今後各要上思朝廷委任之重仰體皇上恤民之仁邊倉糧價斟酌定奪比前量減銀數而各邊管糧官亦不可多收及行仰所屬凡遇分派夏秋稅糧之時將京邊二倉糧料先儘上户次及中户起運下等人户俱作存收或折納濶布嚴禁里書人等不許那移作弊致有不均其徵收之時亦要酌量緩急預定期限陸續設法催納不許要譽逞能嚴刑峻法逼民逃竄其桑棗有遭荒歲砍伐已盡者亦要申明祖宗舊制着令照

丁栽種務臻實效以復民之恒産其提調學校官員亦要修舉社學之規慎選教讀之人各里凡民子弟俱要入學誦讀孝經小學并御製大誥俾知孝弟之道法度之嚴以復民之常性廵撫官尤宜振肅紀綱倡率所屬凡利所當興弊所當革可以養民之生者一一舉行貪官在所當去汚吏在所當黜可以蘇民之困者悉要振作視民如已之子節財如已之肉使民無啼饑號寒之苦得遂仰事俯育之天如有盜賊生發小則設法撫捕

大則調軍剰減毋致滋蔓貽患地方其於委任斯無所
負其大小衙門若有應合修造工程事干動支錢糧起
倩人夫數多者務要奏奉明文次第合應修葢小小工
程亦要申禀廵撫等官示下方許修造其餘一切不急
之務一毫不許擅科一夫不許擅役及行各邊鎮守分
守等官除修邊外不許擅撥操軍修理一應淫祠私宅
公館等項并耕種田土做造器皿重勞士卒廢弛武備
如有故違通許廵按御史指實具奏提問如律上請定

奪情重者文職照坐視民患事例降調叙用武職照私
役軍人事例降級發落通行京通二倉內府各庫局內
外提督巡視等官并各邊監督官員各要嚴加禁約官
攢庫斗人等不許刁難納戶指勒財物仍乞勑工部轉
行湖廣江西先次差去修葢各王府內外官員如果工
程未完作急修葢完備若是已完即便回京不許在彼
遷延虛費供給有傷民財仍請勑三道分投齎付今次
差去湖廣江西山東修葢各王府內外官員及請勑彼

處鎮守太監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公同相度今次所
修王府各府城內地方有無空閣如果城闊人稀其周
圍墻垣丈尺并宮殿衙門一應房屋照式起造分毫不
可有减若是城狹人衆别無空地周圍墻垣不必拘於
北方王府周圍丈尺徒使府內空地太多以後致令起
蓋離宮别殿臺榭遊玩去處致惹事端有違祖訓且使
軍民嗟怨其合用木植等料着令匠作斟酌相度而用
不許因爭小忿將長材故意截短勞民重買有稽工程

其督工官亦要撫恤人夫時其飲食不可太急及索要財物若墻垣宮殿基址大工修築已就將原起人夫或分班做工或踈放一半不許盡數拘留致生疾病因而死亡有傷和氣內外官員仍每半年一次具奏要見造完工程若干用過物料若干見在做工人夫若干不許似前遷延歲月久勞民力工部仍查內外節年修蓋派出料物若干工程已完未曾送納者即係多餘之數准作後來應用不必再派有司寬其一分則民受一分之

惠若然民雖不能盡遂休養亦可少蘇困敝一二前項事情國家安危所係臣叨任大臣荷國厚恩上在輔君德下在固邦本而國之安危尤其當慮臣久知生民困苦邦本不固每欲上陳恐涉越職輒復中止今當災異迭見之際復奉綸音事干治理許其條奏臣若不以實奏聞而徒事虛文甚非人臣以道事君之義伏望皇上覽臣所言如果有益生民有裨治道斷自宸衷俯賜施行更乞益遵祖宗之訓益篤愛民之仁節財用省造作

以培植邦本崇正學抑邪術以端澄聖心庶幾天意可回災異可弭而國家萬萬年無疆之基業實在於是矣臣干冒天威不勝戰慄恐懼惓惓為國為民之至為此具本親齎謹題請旨弘治八年八月二十一日題

陳言申明職掌清理刑獄事

陝西道呈刑科抄出大理寺右寺右評事曾永清奏竊聞刑者民命所關刑清則化行化行則民用和睦而百順至否則天降災譴而百異興自古君天下者未有不

以刑獄為重也仰惟皇上初登寶位維新治化首頒明詔大赦天下是以久禁囹圄者悉蒙大造之恩犯至死刑者多獲再生之德中外歡騰華夷稱慶和氣乍周於兩間嘉祥已彌於六合故郊祀一舉而瑞日增輝籍田一耕而靈雨即降是皆聖德和氣感召之所致也太平休徵何以加此將見五穀豐登刑期無刑誠有在於今日臣幸際明時備員法曹顧所司者刑名所專者參駮不敢越職妄言謹以目擊耳聞弊所當革有關職掌並

不便事件條成五事上瀆天聽伏乞優容採擇施行等因具本該通政使司官於奉天門奏奉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呈到院除均地方以便審録一件行移吏部施行及遵律令以平刑罰等三件先已詳議具奏外内一件詳律意以重大辟節該伏覩宣德三年三月初四日欽奉宣宗皇帝勑諭内載聖人制刑罰用昭天討以弼治化刑罰當則天道和平人心悦服國家天下並受其福否則感傷和氣災沴百出是以古者帝王必

慎簡刑官我國家稽古為治建三法司自祖宗以來慎重人命務在恤刑欽此及讀大明律保辜限期内一條以手足及他物毆傷人者限二十日以刃及湯火傷人者限三十日折跌肢體及破骨墮胎者無問手足他物皆限五十日莊誦再三不能無疑夫鬬毆成傷既立辜限則辜外身死當依本條今律云辜内因傷死者以鬬毆殺人論該載已明其在辜限外及雖在辜限内傷已平復官司文案明白别因他故死者又若各從本毆傷

法該載亦明今問刑衙門未審據何所見遇有毆傷辜外死者不分原傷有無平復輙依毆殺之條坐以絞罪恐非律文之意曰辜外因傷死者不合償命則死者何辜誠如所云則辜限一條可以刪去矣何用保辜哉況本條又云若折傷以上辜內醫治平復者各減二等辜內雖平復而成殘廢篤疾及辜限滿日不平復者各依律全科切詳立限之意原以限滿為期若傷未平復辜限一日不滿雖笞杖之輕未敢便決葢恐被傷者死必

令償命則杖刑難贖若辜限已滿傷未平復雖徒流之
重就便斷決隨即發遣且限滿不平復毆傷必重有死
之理若該償命豈肯遽以毆傷全科其罪乎假有毆人
至篤疾該杖一百流三千里仍將犯人財産一半斷付
篤疾之人養贍設使被毆之人限滿不平復既將犯人
坐以全流又斷以財産若斷後被毆之人因傷身死復
坐以死則非惟立法無有紀極而前之已流斷付財産
又何所處乎今笞杖徒流悉依此斷獨辜外死者不依

此條何其不考律意而矛盾若是也及覩墮人胎條內
註云墮胎者謂辜內子死者乃坐其雖因毆若辜外子
死者各從本毆傷法不坐墮胎之罪以此推之則辜外
因傷死者不坐以死明矣謹按太祖高皇帝制律之時
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
後又勅刑部尚書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每一篇
輒繕成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親御翰墨為之裁定雖
笞杖徒之輕尚歷歷明著其罪若辜外因傷死者律該

處死必明定其罪如何又云各從本毆傷法乎昔待制馬宗元之父馬麟毆人致死雖在辜限四刻之外尚不抵死葢以刑主欽恤法無久近我祖宗立法初意正在於此故名例律云凡稱日者以百刻又曰八十以上十歲以下犯反逆殺人應死者議擬奏聞取自上裁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夫五刑之條莫重於反逆殺人矜其老幼猶不加刑況鬬毆不過一時忿怒彼此交爭初無殺意比之謀殺故殺不同所以特立辜

限若辜外因傷死者一槩坐以絞罪是與辜內因傷死者之罪無異矣豈祖宗欽恤之意乎傳曰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一或失當則刑斯濫矣昔高宗以刑不濫而致中興寇準以刑不平而為旱魃刑之所繫如此可不慎歟書曰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此之謂也伏乞斷自宸衷或勑都察院會議奏請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今後問擬鬬毆辜外因傷死者罪名合無照依辜限條內該載擬罪

難復仍依鬬毆殺人律條科斷務求至當永為定規毋曰行之已久難以更改如此庶欽恤稱情人心悅服而辜限一條不致虛設矣查得先該本院奏為講明律意以重民命事近年以來兩京法司官員或由進士初除寺正寺副主事評事或由知州行人就陞員外郎郎中而御史亦多知縣所除到任之後未經問刑就便斷獄公差所以於律條多不熟讀律意亦不講明所問囚人不過移人就律將就發落笞杖徒流縱有所枉為害未

大至於人命一有所寃關繫非輕有將强盜窩主未曾造意同謀官吏因公毆人致死本無挾私故勘而俱擬斬罪者本係故殺却擬鬬毆殺人絞罪者其他以是為非以重作輕且以法司尚然則其餘府州縣衛所囚犯枉抑而死者又不知其幾何此皆原問官員律學未講律意未明之故也乞勅兩京法司堂上官督令所屬天下都布二司督令斷事理問及浙江等按察司官竝各府推官各要將大明律條熟讀講解深明其意不許似

前忽畧置而不講其問囚之際叅錯訊鞫務在得其真情方纔取招議罪之時尤須原情定擬不許輕易致死有寃抑獄成之後難以分辯明白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去後今評事曾永清奏稱前因臣會同刑部尚書何大理寺卿馮等計議切惟條律之設肇自往古我朝斟酌最為適中互相鬬毆若於虛怯致命去處被傷即時身死者律有明條固不暇論其餘致傷有輕重所以辜限有遠近保辜者毆人成傷保其犯

人之罪責令醫治被傷之人恐其致死使彼此各全其生也律曰辜限內皆須因傷死者以鬬毆殺人論律條甚明固無別議又曰其在辜限外及雖在辜限內傷已平復官司文卷明白別因他故死者各從本毆傷法且其者變於先意及者事情連後是言若在辜限內傷已平復不因毆傷別因他病死者止擬毆傷本罪不坐毆殺之條曰別因他故死者從本傷法則限外因傷死者雖不明開以鬬毆殺人論而其意亦甚明矣不然何以

折傷以上又曰辜限滿日不平復者依律全科且折跌人肢體致成殘廢篤疾尚流三千里又將犯人財產一半斷付被傷篤疾之人養贍若因毆人頭傷風從頭瘡而入限外死者既不坐死又不斷付財產而止擬毆傷流罪則是於死者反輕於生者反重不惟死者含冤於地下而彼孝子慈孫亦抱恨於生前矣再考祥刑要覽載待制馬宗元之父麟毆人被繫守辜而傷者死將抵法宗元推所毆時在限外四刻因訴于郡得原父死者

蓋唐律文云保辜限内死者依殺人論限外死者依本毆傷法無別因他故字樣於我朝大明律保辜條内文意自不同也但人多不肯講明往往引宗元為説而致疑耳且人命至重律文之意况限外因傷而死者擬以鬭毆殺人絞罪自國初至今已踰百年若有所疑前人豈不具奏合無今後凡鬭毆傷人如前折跌人肢體毀敗人陰陽破人骨墮人胎斷人舌等傷官司責其保辜限内不能平復纏綿至於限外而死情真事實者仍擬

鬭毆殺人絞罪原問衙門臨時備由奏請定奪其辜限內傷已平復官司文案明白別因他故死者務與推究眞情力為辯明不許拘於限內畏懼原告刁潑將被告之人一槩問擬死罪致有寃抑有傷和氣庶於律意不違而刑罰罔濫事體歸一而法司有據緣係申明律意及奉欽依該衙門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選輔導豫防閑以保全宗室事

切惟親莫親於宗室法莫嚴於祖訓宗室奉藩循理恪

遵祖訓者朝廷親親之恩爲益篤縱欲敗度有違祖訓
者朝廷黜罰之典所必加昔周武王克商之後以其弟
管叔蔡叔監殷後二叔挾殷之武庚以叛流言以傾王
室故周公奉命東征誅管叔而囚蔡叔孔子恕之鄭莊
公弟叔段因母寵愛莊公不早防閑封之於鄢縱彼所
爲候其惡深舉兵伐之如克常人春秋譏之一則事干
宗社而示天討之公一則不豫防閑而虧親親之義或
恕或譏此天下至公之法而萬世之不可易者也洪惟

我太祖高皇帝天生至聖龍飛淮甸袪除前元奄有中夏掃一時之陋俗回百代之醇風功德之盛逺符堯舜有非後世之所能及故本支蕃衍亦非前代之所能比封建諸王藩屏王室藩王之子封為郡王郡王長子襲封郡王諸子俱為鎮國將軍以漸而降世為奉國中尉藩王府内官設承奉正副各一員典寶典膳典服各所正副各一員内使六名各門門正門副各一員内使司藥二名司弓矢二名外官設長史司左右長史二員典

簿一員其餘審理典膳奉祠典寶紀善良醫典儀七所各有正副官二員伴讀四員教授一員内外各設官以理一國之政彼時俱遴選才識老成之人以充其任而輔導之方甚嚴王若有過先責輔導官員所以各王讀書樂善保守其國而稱賢王者甚多縱欲敗度而被黜罰者間有自正統年間至今除秦晉蜀襄淮德吉徽崇等府并新封興岐等府内官不闕外其餘王府内官有闕不行具奏有一府止有承奉一員至全闕不補者宫

門傳事多係女人其他郡王府亦無火者往來傳事俱係外人凡百出入尤無禁忌雖有藩王其郡王并將軍有係尊屬或族屬頗疎者雖知所為非禮不敢戒諭輔導官員不敢諫正其鎮巡三司官員懼其揑奏欺侮離間動輙差官勘問亦不敢具奏所以肆其所為有潛蓄異謀而烝淫不道者有强撞軍民子女而打死人命者有骨肉相殘而致成讎敵者有密取外人之為嗣者有呼喚樂妓入府姦用者甚至宮閫不肅致生外議者其

他將軍有潛入富樂院宿娼者或與市人飲酒賭博者以致祿米揭借於人而衣食不足鞍馬全無而徒步於市及至事發差官行勘事多不虛因違祖訓事干宗社有不終其天年者有幽之高墻者有削去爵秩者有革去祿米者況醜惡之事傳之天下聞之四夷又恐史冊書之貽譏後世誠有玷於朝廷若使原設內官不闕其員早為扶持輔導外官各得其人早為諫正藩府親王肯為戒諭而鎮廵等官豫為具奏豈有前項之事哉欲

其懲治於已敗而示黜罰之典莫若保全於未然以全
親親之仁如蒙乞勑各藩王除本府内官不闕不必具
奏外其餘闕少内官内使者明白具奏闕内官若干員
内使若干名仍乞勑司禮監於相應内官内使内擇其
老成讀書者具奏照闕給賜前去以後有闕具奏除補
互相維持府事其合用衣服飲食等項本府照例關給
使之得所不許淩辱陷害其郡王府每府給賜内使二
名專管宮闈事務及關防門禁其長史紀善伴讀教授

乞勅吏部今後有闕務要訪察國子監并在外有學行儒官除授如藩王所為未善長史等官從容諫正如其不聽再三匡諫事情重者如再不聽密切具奏其郡王所為不合禮度者教授藩王密切戒勉如再不聽藩王具奏事情輕者降勅切責若事干宫闈重者差内官皇親前去體勘至日密切處置不宜露泄於外若係外事仍差内官并法司官前去勘問藩王有過專罪輔導官員郡王有過專罪内使教授如此關防事無過舉其藩

王府輔導官員亦要逐日請王於書堂内講讀經史王子王孫亦要講讀習禮若各府將軍有前項所為者各府郡王自行禁治若藩王郡王府互相容隱不行禁治許鎮廵等官將所為不法之事會本着實具奏上請區處其藩王府選用多人務要具奏奉有明文定其名數方許於本府軍校之家選用不許過數亦不許强買民間子女郡王將軍使女俱照㑹官奏准事例存留若擅自買用女子及名數過多或令外人入府者許鎮廵官

叅奏長史教授降調遠方任用若樂工縱容女子擅入郡王府及容留各府將軍在家潛行及軍民旗校人等敢有與將軍賭博誆騙財物及擅入王府教誘為非者事發邊遠充軍色長依律問罪革去管事保全宗室莫過於此臣叨任大臣每見宗室所為不善事露容之則違祖訓所以不能保全者多臣切憫之故敢冒昧上言伏望聖明留意俯賜施行宗室幸甚為此具本親齎謹題請旨弘治九年四月初六日具題

陳情乞恩休致事

切念臣猥以寒微遭逢盛世歷履中外四十餘年官濫叨於極品報無補於涓埃每懷尸素之慙恒切覆餗之懼去歲臣年七十例該致仕已嘗懇乞歸田以避賢路奏奉欽依卿累朝舊臣方切委任正宜盡心職務豈可引年求退不允欽此實皇上圖任老臣人惟求舊之盛意也臣伏覩綸音感激益切雖隕首糜身無以為報臣遭遇聖明千載奇逢况荷寵榮復踰涯分正當罄竭疲

駑勉圖報稱但臣自今春以來兩目昏花腰痛耳鳴加以疝氣舉發脾胃虚弱精神頓減於前時思惟不及於往日勞心之久輙生暈眩貌雖未甚龍鍾年實踰於古稀近冒風寒亦覺衰老况臣職掌係干兵機萬一事有所誤罪將何辭若不再乞退休恐來冒濫之譏不能全臣終始之節伏望皇上憫臣衰老曾效犬馬微勞容臣致仕俾得生還閭里少延殘喘數年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為此具本親齎謹具奏聞伏候勅旨弘治九年十

月十二日奏

端肅奏議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端肅奏議卷七

明 馬文升 撰

修飭武備以防不虞事

切惟天下之安危係武備之修否武備修則四夷知懼盜賊斂跡而天下安否則四夷恣横奸雄窺伺而天下危矣昔殷高奮武於荆楚周宣講武於洛邑故詩書稱之以為盛事語曰天下雖安忘戰則危易曰君子以思

患而豫防之益言有天下者武備不可一日而不修也
李唐之末武備廢弛終致藩鎮之亂趙宋之季兵馬衰
弱卒有金元之厄載在史冊昭然可攷洪惟我太祖高
皇帝膺天眷命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綏太平雖當投
戈息馬之期未忘練武防邊之念故私役一軍者有重
罰私借一馬者有禁例凡有興造竟不勞軍三十餘年
四夷賓服海内晏然迨我太宗文皇帝嗣承大業遷都
北平密邇虜夷其於武備尤為注意彼時精兵數十萬

健馬數萬匹親閲教練無少怠忽故出塞千里敵人逺遁威武之振前代罕及自宣德年間以後老將宿兵消亡過半武備漸不如初至正統年間天下無事民不知兵而武備尤廢所以十四年有土木之厄至今讐恥未雪邇來軍士消耗十去四五雖嘗差官前去清理亦多上下因循虚應故事終不能充足原數矧京衛軍士内府各衙門匠役占去數萬之上見在者不滿七八萬江南之兵大半運糧其餘多在沿海備倭江北之兵亦有

運糧之數其餘俱各來京操備而陜西山西之兵亦多戍守各邊所以腹裏衛所城池空虛無軍防守一遇小寇多不能支往年京師之兵俱在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操練後因征調一時不能齊足所以設立團營常有精兵十二萬分為十二營不許別項差役專一蓄養鋭氣遇有征進就便啓行此外天下再無兵馬可調重加優恤尚以為遅近年以來多撥做工每占一二萬之上其工有一年不完者甚至二三年不完者每名僱工等

項月用銀一兩一二錢行糧糶賣不得食用負累疲弊
卒多逃亡見在者强弱相半在京軍士疲困未有甚於
此時也且武備之修固在乎軍尤藉乎馬洪武永樂年
間京衛於空野官地置立牧馬草場而在京各營草場
不下數千餘頃夏秋之間足堪牧放春冬又全支料草
以備餵飼所以馬皆肥壯堪以調用即今京營牧馬草
場俱被勢要之家或親王占為已有亦有被軍民開耕
占種者凡遇馬匹下場牧放無處存住未及一二月即

那往西山一帶四散趂牧中間多有潛回原衛之數一時調用卒不能齊秋冬雖支料豆一石軍士艱難多有預賣與人況六個月止闗草二個月每月止折與銀二錢通不彀一月支用且人無食必死馬無草必斃天下糧儲以供京軍天下草束以供戰馬二者缺一不可今軍俱支糧馬不支草夏秋既無草場牧放冬春又無草束餵飼軍士艱難無力辦草欲馬之不死實亦為難所以團營馬匹常死二萬之上雖有朋合樁頭銀兩亦不

能買補十分之二見操馬雖有三萬餘匹中間老病不堪騎操者亦多戰馬消耗莫有甚於此時也且克敵制勝固在乎士馬精强尤在甲兵之堅利近年在京盔甲廠所造軍器每見守衛軍人披帶盔甲其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臍葉多不堅袖長壓肩全不合式盔尤太重即今京衛軍士常操弓矢多係自置弓力不過一二斗矢長不過七八把平昔尚不能射遠加以披甲在身手不能舉新關之弓豈能開射縱射不過數十步而止其刀

尤短小亦無鋒刃別無長兵可以禦敵雖有神鎗習亦
未精凡遇大敵率多敗北天下衛所成造軍器除沿邊
宣府大同遼東寧夏甘凉陝西山西四川雲南兩廣外
其餘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衛所軍器料
價多被管局官員侵欺入己間有成造者徒費物料多
不堪用一遇查盤大半損壞那移搪塞有名無實况去
歲内府戊字庫軍器被火燒燬數多見在者不知幾何
兵器不精亦莫有甚於此時也雖軍馬充足甲兵堅利

若將不得人尤難制勝方今將官除京營總兵俱蒙朝
廷簡命外其餘各邊將官雖有曾經戰陣謀勇兼資操
持可取善撫士卒者但中閒多有貪利害軍年老有疾
而士論不歸者本部已嘗奏行天下各該大小衙門官
員各舉將材以備任用近有舉到之數亦不過常流求
其堪任大將者甚少大抵多係膏粱子弟罔肯習學韜
畧操演弓馬一聞推舉多尚奔競及至臨事莫展寸籌
但恐出衆奇才或混在行伍潛伏草野亦未可知將不

得人亦莫有甚於此時也夫使軍馬甲兵充足將官得人若操練無方兵無節制又何以成克敵之功哉今京營教場操練軍士射箭舞牌之日多走陣下營之日少所以坐作進退之不知攻殺擊刺之不熟雖習舞刀而刀法未諳雖習放鎗而鎗法不知至於馬匹猶未操演葢四月下場十月赴營未久天寒即為住操所以馬多生拗臨敵之時欲北而南欲東而西求如邊馬之嫻熟葢亦霄壤之不侔矧鞍轡銜勒無一可取操練未精亦

莫有甚於此時也且國家所恃以安者惟在軍馬精强甲兵堅利將官得人數者而已今既如此謂之内治之修誠未之信况今天鳴地震連年不已草木妖孽歲時迭見象不虚示必有其應禍福安危相為倚伏近日北敵大衆近邊遞送番書要來進貢中間詞語驕倨必以三千人俱入不要減去一人似有啓釁之意既而俱各遁去不露形跡且北敵之性小盛則掠大盛則侵今既不來進貢又不侵掠安知其不示我以弱而緩我邊備

以潛蓄大舉入寇之謀乘隙而動乎夫京師以大同宣府為藩籬大同宣府至京師不過數日之程邊墻之外即係夷地至若密雲薊州尤為密邇本邊軍馬雖強然亦分守各路兵分勢寡理之自然倘賊大舉入寇全藉京兵以為應援今天下武備廢弛已甚而京師武備又復如此若不早為修飭誠恐年復一年愈加廢弛不無有誤國家大事伏望皇上處常思變居安慮危念京師軍馬乃朝廷自將之兵居重馭輕防奸禦侮所係甚重

今後凡有興造各該衙門官員不許奏討團營軍士做工敢有故違許科道官指實劾奏置之于法更乞天語丁寧著為定例其坐營把總等官務要曲加撫恤不許擅役科害敢有不遵事發照依內外提督大臣欽奉勅諭內事理發落其三大營做工官軍各該管工內外官員亦要督令作急修完不許似前遷延因而私役賣放以致軍士受害往往逃亡其團營仍查照弘治二年該司禮監太監韋泰同臣等選軍之後奏准事例每營再

行揀選十分精銳馬軍步軍各二千員名以為上等之兵遇警動調撥營前去免致又行挑選遷延數日不得起行有誤應援其逃故之數本部仍通行各該清軍官員用心清理如不及數考滿之日不許陞用庶兵有所養勇於赴敵而逃亡亦少矣仍望皇上念戰馬為國家所重草場乃戰馬所資乞降勅齎付見差清查京衛牧馬草場給事中御史等官并伍軍三千神機營各選差年老知識草場所在官一員隨同給事中等官前去將

永樂年間原撥各營牧馬草場拘集地隣人等從公取
勘四至明白就為丈量每營原該地若干頃内已耕種
地若干長草堪以牧馬地若干已耕者要見何人管業
係親王管業者另撥無礙地土補還退出草場牧馬其
餘不分内外勢要官員俱要退出若係軍民私自耕種
者取問如律丈量之後四至埋立封堆仍於各該教場
官廳内豎立石碣將四至鐫刻在上永為查照自後再
不許一人奏討如有故違許科道劾奏治罪今後馬軍

敢有將該支料豆預賣與人及將官馬雇與人騎坐者事發俱於教場門外枷號半月滿日仍送法司問罪與雇馬之人照例罰馬一匹親管官員若有侵欺料豆一二石者照常例發落五石以上及擅撥馬五匹與人騎坐者事發降一級料豆至十石馬至十匹以上者降二級仍調外衛帶俸差操其軍民職官人等若有私賣軍士料豆下倉關支至二十石以上者事發俱發邊衛充軍更乞勅戶部將京營馬匹春冬六月支與草束三個

月一月本色草束二月折色銀兩每名月支與三錢尤望皇上以兵器為士卒衛身克敵所資乞勑工部通查內府各庫見收軍器共有若干遇警有無彀用是否堅固如有不足乞勑內府兵仗局成造精緻盔甲腰刀斬馬刀長牌弓袋各二十頂副把面工部差官送去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巡撫官處無巡撫者送鎮守巡按官處交收各將所屬衛所并有司該辦軍器物料徵收一二年之數或見收在官并拖欠未完查追

完備於本布政司收貯直隷俱於各府收貯布政司去處委三司堂上官江北直隷俱於淮安府江南直隷俱於蘇州并太平府北直隷於真定永平二府就委各府知府并各衛管局官員提調却將各衛所局匠通取到於布政司并前定府分軍器局內免造長鎗四根折造斬馬刀二把團牌改造長牌照依發去式樣併工成造其弓箭俱照宣德正統年間弓要絲綿寸扎外用堅漆甲面俱用厚密青白綿布釘甲俱用火漆小釘若有造

作不如法者三司并各府衛委官照依織造叚疋事例
叅問降級發落若已造完陸續差官運送來京工部會
同本部官看驗總送内府各庫收貯專備從調官軍領
用以後前項司府每二年俱照此例攢局成造一體運
送赴京照前看驗交收庶軍器可用不致有誤本部仍
通行内外各衙門大小文武并科道官及天下鎮守巡
撫廵按三司并府州縣等官各查照本部先今事理但
有習熟韜畧弓馬絶倫或有出衆奇才堪為將官者不

分行伍士卒或草野之人俱聽擢用有司以禮起送赴部本部通將節次所舉未用將材并原係將官後因緣事不係失機革去責任者會同五府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官逐一評議某人可任主將某人可任副將某人可任叅將某人可任守備某人可任方面具名奏聞挨次斟酌推用舉到奇材另行會官考試照武舉事例具奏擢用其舉到將材若有奔競請託者終身不録各官亦要用心訪察務得實材不許一槩

濫舉有孤朝廷廣求將材盛意庶將官得人任用奇材不致遺棄更乞勅團營提督內外大臣今後凡遇春秋三九月常操之期早為具奏行令欽天監選擇吉日務在十五以裏不許過期其操習規矩遵依洪武永樂年間操法五日之內走陣下營二日演習武藝三日軍中號令全在旗幟金鼓其執旗掌金鼓之人務選年力精壯耳目聰明者造冊在官不許頻換教演之日務令軍士目識旗幟耳聽金鼓令其旗東則東旗西則西隨其

所指千隊如一鼔動則行金鳴則止行止合節萬軍無錯至若斬馬長刀摧鋒破敵全藉此器京營原無教師合無行移陜西鎮廵官於在城操軍内揀選十分諳曉馬步刀法者二十四名應付口糧脚力差官管送來京於十二營毎營撥與二名於各千原習大刀軍人内選出三五名令其習學待其通曉其法却令專教本千軍士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自然習熟原取陜西軍人俱各放回仍查本營操軍除神鎗刀牌外其弓箭

手共若干員名於内府該庫收貯各處布政司運到歲造官弓内每名給與一張各隨力之强弱以揀弓之硬軟務要日逐用力開弓時加演習日久自然射能及遠而堅甲可透寇賊知懼不敢輕衝其馬匹尤要加意操習使馳逐合度不致生拗韉轡之類俱要堅固整齊庶便於馳驟可以克敵夫數者之中將得其人為要若兵馬精勇軍器堅利而又將得其人再加以倉廩充實雖有外侮不足慮矣臣等職掌兵政因玆北敵窺伺中國

武備未修日夜憂惶寢食弗寧故敢掇拾武備之際要冒昧上陳伏望聖明留意俯賜施行宗社生靈不勝幸甚緣係修飭武備以防外患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禁伐邊山林以資保障事

職方清吏司案呈切惟帝王之有天下禦外侮固賴乎兵威之盛亦藉乎山川之險故周漢都關中得四塞之固而國祚綿延趙宋都汴京無險阻之利而敵寇憑陵仰惟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奄有萬方定鼎金陵統馭

夷夏其於四方之險無所不飭而於北敵尤注意焉故於甘肅大同宣府大寧遼東俱設都指揮使司并於寧夏設立數衛以屯重兵又建封肅慶代谷寧遼等王以為第一藩籬其寧夏有賀蘭山黄河之險復自偏頭鴈門紫荆歷居庸潮河川喜峰口直至山海關一帶延袤數千餘里山勢高險林木茂密人馬不通實為第二藩籬而居庸關迤東又命太傅魏國公徐達修理數年尤為完固封疆之險非前代之所能及迨我太宗文皇帝肅

清內難纘紹鴻圖以為金陵雖古帝王之州終是偏居一隅河北之地切近外夷精兵健馬甲於天下若非建都難保無虞乃遷都北平三面而制天下且易於控制外方神謀睿筭亦深且遠矣永樂宣德正統年間邊山樹木無敢輕易砍伐而外夷亦不敢輕犯自成化年來在京風俗奢侈官民之家爭起第宅木植價貴所以大同宣府窺利之徒官員之家專販筏木往往雇覔彼處軍民糾衆入山將應禁樹木任意砍伐中間鎮守分守

等官或徼福而起蓋淫祠或貽後而修造私宅或修蓋不急衙門或饋送親戚勢要動輙私役官軍入山砍木牛拖人拽艱苦萬狀怨聲盈途莫敢控訴其本處取用者不知其幾何販運來京者一年之間豈止百十餘萬且大木一株必數十年方可長成今以數十年生成之木供官私砍伐之用即令伐之十去其六七再待數十年山林必為之一空矣萬一外寇深入將何以禦是自失其險阻而撤其藩籬也靜言思之實可寒心本部雖

嘗節次奏准請給聖旨榜文發去沿邊張掛曉諭禁約軍民人等犯者俱發烟瘴地面充軍但立法在乎上而行法在乎人今鎮守等官已旣縱人採取何以禁約軍民年復一年誤事非細案呈到部仰惟我國家遷都北平密邇邊境綏靖之道固賴乎邊兵亦籍乎山險山險之要林木為先居庸關左右山後林木實乃天險為我藩籬近年以來砍伐過半各該守臣既不行禁約又縱人採取倘年久山空萬一有警將何以禦伏望皇上以

邊患為慮以險阻為念乞降勅大同山西宣府延綏寧
夏遼東薊州紫荆密雲等處鎮守等項太監覃平孫振
劉正陸誾張睿屈進韋朗田亮奉御羅能總兵官神英
馬儀劉福陳輝李俊李杲叅將熊岡王志都指揮張原
巡撫都御史侯恂楊謐張敷華劉忠韓文張岫魏富張
琳并天壽山守備太監王定都指揮解端各思上報朝
廷之恩下副委任之重照查本部節次奏准事例各行
所屬分守守備備禦等官并各府州縣掌印官員各要

嚴加禁約該管官旗軍民人等俱不許擅自入山將應
禁林木砍伐販賣違者取問如律俱照榜例押發南方
烟瘴衛所充軍其分守守備備禦并府州縣官員敢有
私役軍民人等砍伐山木或起蓋官私房屋或餽送勢
要之人或令子弟赴京販賣者事發叅問畢日軍職俱
降二級發回原衛所都司終身帶俸差操不許管軍管
事文職俱降邊遠叙用鎮守并副叅等官違例擅令軍
人或縱居民砍伐山木者聽彼處巡撫巡按并在京科

道官指實劾奏治以重罪若廵撫廵按知而不舉一體究治仍於應禁林木山口伐木經過河道緊要去處差委能幹官軍守把除內外官司奉有明文修理營造筏運官木并小木柴炭查驗明白照舊通放外其餘私自販賣等項大木經過即便拿送合干上司依律究問筏木盡數入官敢有容情縱放者事發俱問受財枉法贓罪庶法令嚴明而山林不致其砍伐險阻不失而京師實資其保障緣係請勑沿邊守臣嚴飭險阻以保障京

師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刋印武書以作養將材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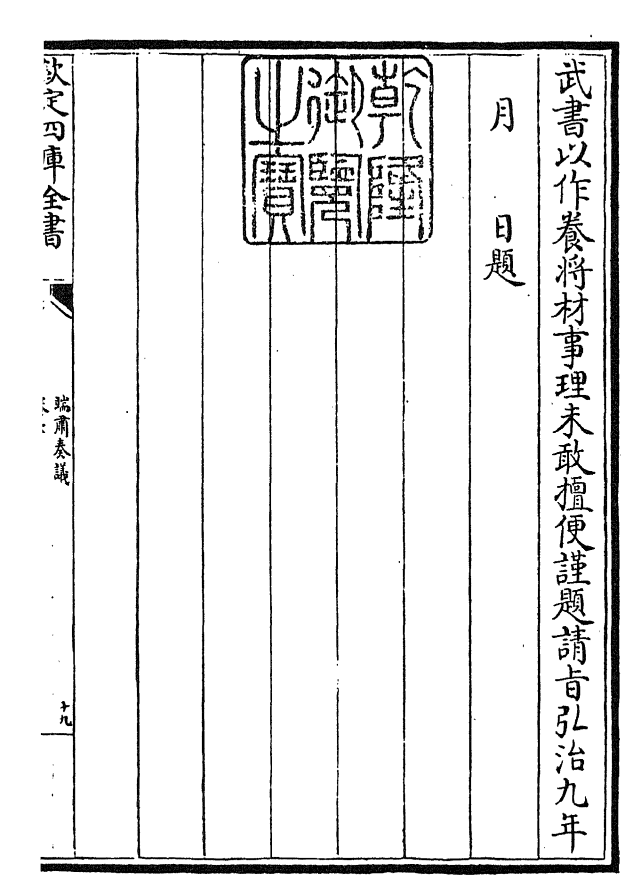
切惟人君之治天下文德武備相資并用武備莫先於將將得其人則武備自修兵威丕振可以懾伏四夷潛消奸宄矣且古之為將者必學之於師十數年而後成非一朝一夕所可得也葢兵法始於黄帝本之井田其來已久禹征三苗誓師之詞兵法已具其後周之太公吴之孫子齊之穰苴魏之吴起漢之張良唐之李靖皆

學兵之久而號知兵今武經七書皆諸子所作其詞古其義奥世之講明者少雖兩京設有武學以教幼官幷應襲舍人但教官亦多常流不能講明七書之旨况我朝機密兵書有禁人不敢習所以將材甚為難得近該本部節次奏行内外大小衙門訪舉但有諳曉韜畧堪為將官者起送來京經今許久未見舉薦一人目今除在京各營提督武職大臣出自將門韜畧素諳固有其各邊將官亦止是或號令嚴明或弓馬熟閑或持已頗

廉或愛軍頗仁者求其洞曉韜畧謀勇兼資如古之名將者亦不多見昔宋因有契丹西夏之患最重武備累命儒臣編集兵書其目實繁獨武經總要一書乃宋仁宗命天章閣待制曾公亮等編定仁宗自為之序頒賜内外武職重臣其中所載戰陣攻守行兵布營邊防地里一切器具與夫軍中合用事宜酌古準今靡不該載武職官員若肯熟讀講解存之於心施之於事雖不如古之名將亦可克任邊方重寄況不係機密兵書在律

係亦所不禁各處不敢擅自鏤板所以武職官員多未得見間有抄謄舊本字樣亦多差訛國家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將材乏人邊事雖非趙宋之比固不足慮但西北外夷與我密邇自古所不能滅屢為中國之患萬一有警勢甚猖獗倉卒之間邊乏良將將何以禦臣等職典兵政國家安危所係若不作養將材於今日何以得之於將來日夜思惟無以為計欲學武事莫先此書如蒙乞勑内閣儒臣撿尋如有古本武經總要校正明白

上進仍乞勑司禮監將此書從新刋板務在字樣真正
用好紙刷印數百部頒賜兩京公侯伯都督武職大臣
并各邊鎮守總兵太監巡撫都御史及副參遊擊守備
內外官員并本部及兩京武學各一部令其如法收貯
在各邊者永遠相傳凡遇交代不許帶去及損壞遺失
各官務要時時觀看十分精熟毋得視為虛文若罔聞
知巡按御史時常查考若有帶去損失者亦要追究下
落庶武經廣布將材可得而兵寄不至乏人矣緣係刋



武書以作養將材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弘治九年

月　日題

端肅奏議卷七